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全解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馮國柄

論語全解卷八

宋 陳祥道 撰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天根問為天下于无名人无名人曰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靈公問陳于孔子亦若是而已此孔子對以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古者文

事必有武備武備必有文事故射御之事寓于禮干戚之事寓于樂則君子之學禮樂也軍旅之事未嘗不在其中矣孔子于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人恐于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則孔子于軍旅之事曷嘗未學之蓋有所不言爾孔子于孔文子亦曰簠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所對與靈公同其所以責之之意與靈公異

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君子无常產而有常心則固于窮小人无常產因無常心故窮斯濫君子窮則樂小人窮斯濫多學而識則博于文而不知約故所知者事以一貫之則通于

一而萬事畢故所知者德知德則自得而已故窮亦樂通亦樂知事則徇外而已故醜窮而色作子貢在陳則色作子路則慍見于此時言由知德者鮮則慍見與色作矣孔子于子貢曾子皆言以一貫之所以語之也子貢不知德則多學而已曰予一以貫之者曾子之學可以語道曰吾道一以貫之所以誘之也曾子唯而不辨子貢聞而不問于聖人之體不能具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繼治世而不用衆不能無為用衆而不繼治世亦不能無為舜之無為以其襲堯于其上而用衆于其下故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揚子曰襲堯之爵行堯之道無為矣或言有臣或言襲堯蓋皆有為言之也然則舜之所以無為非夫二者之備則未之暇矣禮曰君子南鄉天道拱于北而與物辨降于南

而與物交南面而聽者道取諸此也先王制禮冕則元表而朱裏服則元衣而纁裳位則背北而南面其義一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欲實莫如忠欲當莫如信致敬盡力莫如敦篤言忠信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篤敬則行滿天下無怨惡

故曰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反此故曰雖州里行乎哉昔河梁丈人以忠信入水而不溺商丘開以至信入火而不爇詩以欽恭明神宜無恫怨夫以水火鬼神猶可以忠信篤敬親之而況于人乎此所以近之于州里遠之于蠻貊莫適而不行也蓋子張持哆哆之志而其行不掩飾堂堂之容而難于與為仁則于忠信篤敬有所不盡故孔子告之如此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與見堯

于墻同意子張書諸紳與季路抱五慎之誠趙孟佩九言之箴西門豹之佩韋董安于之佩弦同意觀古人之佩玉有瑜瑕不掩之忠孚尹旁達之信垂之隊之之禮則子張以忠信篤敬之言書之于紳宜矣周官州里之名別而言之在鄉則有州在遂則有里合而言之凡所居者皆謂之里所聚者皆謂之州論語之言里則與鄉大夫司常所謂里同言州則與鄉師鄉大夫司常所謂州異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能直而已故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伯玉則能曲直以趨時故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傳曰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史魚可謂正曲者也伯玉可為參和者也觀史魚之死猶以屍諫則其直可知矣然書九德之直則濟之以溫詩頌之直則齊之以不倨仲山甫直而柔衛武公直而和如

此然後無崖異之行而全中和之德史魚之直則異于是故孔子謂之直而不謂之君子也季札於史魚伯玉皆稱君子者以其有君子之行謂之君子可也孔子以志士同仁人而稱仁孟子以勾踐同文王而稱知揚子以黔婁同顏淵而稱賢與此同意君子之于人其言之也與其失真寧過其實故季札以之為君子則可荀卿以之為姦人則不可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人則不失人知言則不失言孔子于程子則不失
人于孺子則不失言孟子于章子則不失人于王驩
則不失言然此中道也鄙夫問我則不必中道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義此無求生以
害仁也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患有所不辟此殺
身以成仁也無求生以害仁伯夷是也殺身成仁比

干是也非特仁人為然志士亦能之故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子張曰見危致命志士則利仁仁人則安仁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其成功一也列子稱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然則為仁之道豈待殺身而已哉孔子言之姑以救弊云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事之仁者

工之于事待器然後善君子之於仁待器而後成大夫之賢者則敎我者也故事之士之仁者則輔我者也故友之孟子言仁賢則由仁而後賢春秋傳言仁賢則以佐賢而已是賢者必仁仁者不必賢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故言賢士則以才者也故言仁于賢者事之所以尊之也于仁者友之所以親之也周公誥康叔于大史内史言友于服休服采言事宓子賤于五賢則事之于十一人則友之惠公于子思則事之

于顔般則友之皆此意也對而言之則事賢而友仁通而言之賢可言友仁可言事詩曰友賢不棄易曰休復下仁是也子貢好與不如已者處故告之

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商周推天地之氣而為正故文夏據人所見者為正故質春秋傳言大輅越席昭其倹也孔子言麻冕禮也今也純倹則乘殷之輅大輅也服周之冕麻冕也

禮貴質儉故以夏時商輅周冕樂貴美善故以韶舞
蓋禮莫盛于三王樂莫盛于五帝故言禮則夏商周
樂則韶舞禮記于五帝稱不相沿樂于三王稱不相
沿樂放遠之則舜命九官終于夔之典樂龍之納言
蓋有典樂則鄭聲放有納言則佞人遠為治至于鄭
聲放佞人遠則治之至也孔子之門人惟回之賢可
以為王者之佐故其問為邦而告之以此孔子嘗曰
詩云媚兹一人應侯順德以其可以為王者之佐故

也蓋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故于鄭聲言淫于佞人言殆而已堯舜于巧言令色壬人猶病其難則其戒顔淵宜矣于淵猶然況餘人乎夫鄭聲之害不及佞人佞人之害不及利口故孔子于鄭聲言淫于佞人言殆于利口則言覆邦家也孟子于佞人言亂義于利口言亂信是利口之所亂者過于佞人不多言而明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先事而慮之遠慮也事至而憂之近憂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則有遠慮必無近憂矣春秋傳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蓋聖人無思則無慮小人從邇則不能遠慮夫善于遠慮則長慮顧後者也不善于遠慮則私憂過計者也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荀卿曰先事慮患善于遠慮者也墨翟憂天下之不足杞子憂天地之壊不善于遠慮者也孔子曰處身而常佚者志不廣居下而無憂者思不遠然則君子之有終

身之憂是以有遠慮也惟其有終身之憂故無近憂
孔子告冉有曰遠人不服不能來也吾恐季孫之憂
在蕭牆之内也此謂人無遠慮則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詩言已焉哉接輿言已而已而孔子言已矣乎皆決
辭也孔子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未見能見其過
而内自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皆言已矣乎則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傷其無時也未見自訟與好德傷其

無人也好德出于性好色本乎情以性勝情爲君子以情易性爲小人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文子曰知人之謂智愛賢之謂仁文仲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非不智也不仁而已不仁者抑人以自高棄人以自利此偷天工以私已者也故謂之竊位曾子曰無益而受厚禄者竊也夫管仲非不賢于鮑叔子産非不賢于子皮孔子以鮑叔子皮爲賢以管仲

子產為不賢者以鮑皮能進管產而仲僑不能進賢也公孫弘不舉董仲舒汲黯不以為忠虞丘不舉孫叔敖樊姬不以為賢凡此皆竊位者也古者薦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然竊位而不蒙戮也幸矣荀子曰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妬昧之臣國之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

君子為己不重而責己重以周為人不輕而待人輕以約重以周故自厚輕以約故薄責君子之交盡己

之歡而不盡人之歡竭己之忠而不竭人之忠鄉飲
酒之酬賓主人卒觶而賓不舉亦是意也湯之檢身
若不及與人不求備孔子于聖仁不敢居于管仲則
稱仁蓋以此歟然此非中道也有己然後求人無己
然後非人此為中道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老子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書曰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户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禮曰言前定則不跲荀卿曰先事慮謂之健先患慮謂之豫楊子曰用智于未奔此皆思患豫防而不曰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此之謂魚去沙而思于木轂碎破而大其輻渴而鑿井鬬而鑄錐則將噬臍無及矣古之善用兵者以虞待不虞善醫者不治已病治未病况君子之于事乎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言不及義則利而已非所謂正言好行小慧則鑿而已非所謂正行揚子曰頻頻之黨賊夫糧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文也義以禮行之則中以孫出之則和有中有和而又以信終始之此所以為君子也傳曰禮以行義荀卿曰行義以禮然後大太元曰成之者信此禮以行之信以成之之

謂也然禮與義常相為依用方其以禮為體則義為用故易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禮有之禮者義之本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君子病已之無能而不病人之不已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疾没世而名不稱則名不浮行行必浮名病為重疾為輕病已之無能則務本者也是以言病

沒世而名不稱抑末而已故言疾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惜其行則與人異與人異則疑于有爭矜而不爭禮也羣居則與人同與人同則疑于有黨羣而不黨義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和則矜而不爭不同則羣而不黨矜故不失已不爭故不失人羣故不失人不黨故不失已處已而思所以處人則禮處人而思所以處已則義君子之道也今夫水之于物不爭老子

以為幾道焉羊于羣不黨詩人以為有德君子之不爭不黨本于道德故也不爭也有所謂爭鬬義爭為不義爭改射與投壺爭勝君子之爭也不黨也有所謂黨于交則有顯黨于居則有鄉黨君子之黨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言有誠偽人有賢不肖言善而人不肖舉之則不智人不肖而言善廢之則不仁宰子之言孔子不取嗇夫之辨釋之排之不以言舉人也陽貨之言孟子不

棄愚者之言智者擇焉不以人廢言也君子不以所長信所短不以所短掩所長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曰一言有益于智莫如豫一言有益于仁莫如恕君子之于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而恕則近仁故可終身行之也桓王以食菜之田與鄭白圭以鄰國為壑豈知此哉春秋傳曰恕而行之德之則也

禮之經也蓋則與經立本者也立本則與趨時者異矣故可終身行之

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譽起于所好毀起于所惡能好人則所譽無溢美能惡人則所毀無怨惡君子之于人豈容心于好惡毀譽哉凡因彼而已故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有所試則名實當故民不至枉道以求譽故曰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譽則有所勸毁則有所沮有所勸則仁有所沮則義聖人在下見于言故有毁譽聖人在上見于行故有賞罰其致一也孟子言不虞之譽求全之毁揚子言妄譽仁之賊妄毁義之賊皆非直道故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史喻馬闕喻借人于文不能知則俟知者知之可也于馬不能乘則借能者乘之可也孔子之時子張子

游之徒猶不能闕其所不知況餘人乎此孔子所以謂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也則亡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聲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蓋君子之所慎而不苟也如此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似忠信故亂德小不忍則優柔不斷故亂大謀

巧言必察之以智小不忍必齊之以義蓋持狐疑之

慮者無過人之畧懐隱忍之心者無必成之功蝮之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非惡手足而樂去之也以爲愛其一肢則害于四體也鄭伯之于叔叚齊桓之于豎刁易牙葉公之于公勝唐之于仝忠禄山之徒皆養虎自遺患者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衆惡之中有君子衆好之中有小人如之何而勿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有志于道故能弘道道無情于人故非弘人我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非道弘人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又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自無過矣故物之所責悔而後致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而不學則殆思而無益不如學也老子曰為學日益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者志于利而害在其中學者志于道而利在其中君子所以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也詩權輿則謀食北門則憂貧何耶權輿之謀食也實非謀食也責其禮之不至也北門之憂貧也實非憂貧也傷其志

之不得也與徒餔啜羞貧賤者異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與仁德也君子以之處已莊與禮行也君子以之接人知所以盡性知窮理而不知盡性則所學不固故曰雖得之必失之莊者仁知之容禮者仁智之文以莊涖事則民敬以禮而動然後善故曰動之不以

禮未善也仲弓知及之故孔子告之以承大祭見大賔顔子仁能守莊能涖未能動之以禮者也故孔子告之以復禮動以禮聖人之事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大知小知存乎義大受小受存乎器君子之器識則大故老農老圃在所不知而受天下不以為泰此不

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之器識則小故乘君子之器致𣨼而童觀則无咎此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揚子曰師之所知貴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所謂大知小知詩曰受大國是達揚子曰痺虛無因不能大受所謂大受小受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水火所以養巳仁所以成巳養巳者其利小成巳者其利大此仁所以甚于水火也蹈水火而死匹夫匹婦之諒蹈仁而死則為志士仁人矣孔子之世為匹夫匹婦者恒多為志士仁人者恒少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當仁不讓于師

君子之于父兄無所不告聞斯行之則不必告也于師無所不遜當仁則不必遜也崔駰曰當其有事則

褰裳濡足掛冠不顧人命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蹤步整襟規矩其步德遜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由此觀之無事則師有事則當仁不遜與言不稱師謂之畔行不稱師謂之倍者異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君子求諸已不求諸人小人求諸人不求諸已求諸已故内正不求諸人故不諒乎外泰之九三艱貞無咎以言在已為有義在人為有命苟内不能自正而

外以求信于人則是不恤已之孚而恤人之不已孚豈為知命哉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荀卿曰君子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蓋能為可信故貞不能使人必信已故不諒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君子之于仕為道不為食人君之授祿食功不食志詩稱不素餐易稱不素飽坊記稱先事而後祿儒行稱先勞而後祿皆敬事後食者也古者男子生必先

有志于事然後敢用毅况事君乎

子曰有教無類

教在已類在人在已者不可以有倦在人者不可以有擇此所謂有教無類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其性未嘗不善不幸而處于不善之類君子其可求類而教之哉一應之以無我而已故難言者莊子之所與廋屨者孟子所不拒書言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詩言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皆無類故也然

孔子于孺悲則不見孟子于滕更則不荅非不教之也不屑教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之同雖異曲而相合道之異雖同時而不相謀故賢人所以誡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誡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何則市井不可與語先生之言方内不可與語方外之道也孔子之於陽貨瞯之而拜孟子之于王驩未嘗與言齊王好竽而鼓瑟者不

用漢武尚武而好文者不遇此傳所謂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同國而治也太史公員枘方鑿之説若是而已

子曰辭達而已矣

意者辭之主辭者意之需君子之辭達其意而已夫豈多騁旁枝爲哉故曰辭達而已矣儀禮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彼鄒衍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辭其言雖多皆辨者之囿而已豈知所謂辭達者哉王通曰吾

師也辭達而已蓋倣此者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貴者在所敬古之人待瞽者如老者喪者貴者所以盡禮也禮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又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是待瞽者如老者也論語

曰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曰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是待瞽者如長者貴者也然則于其所不知者其可以不告乎故及階席則曰階也席也皆坐則曰某在斯禮曰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導瞽亦然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于孔子曰季氏將有事于

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袁絲曰周勃忠臣也非社稷之臣揚子曰若張子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社稷之臣其難也如此而顓臾

之附庸可以為之乎蓋社稷之臣有存乎人有存乎地者存乎人者才也存乎地者勢也顓臾之為社稷臣者非稱其才勢而已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與君子以義事君故能閑其惡以仁處人故能保其善季氏之惡以譬則虎兕顓臾之善以譬則龜玉季氏將伐顓臾而不能閑之是虎兕出于柙也顓臾在邦域之中而不能保之是龜玉毀于櫝中也故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顛甚于危扶難于持危而持之然後安顛而扶之然後興故先言危而不持後言顛而不扶

孟子曰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為之强戰是輔桀也求由均是輔桀孔子特責求者以求嘗聚斂勢必欲廣土地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于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于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政之不均而患民寡民之不安而患國貧非知本也

書言罔曰民寡惟慎厥事詩言尹氏秉國之鈞不宜空我師是在患所政之不均而不在民寡也孟子言地利不如人和又言貨財不聚非國害上無禮下無

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是故患在民之不安而不在國貧也然均則得民財故無貧和則得民心故無寡安則其本固故無傾周官政典以均方政職以聚百物此均無貧也孟子言得道者多助此和無寡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安無傾也蓋均故和和故安貧則無以聚人安能無寡寡則無與守邦安能無傾然不患貧而患不安者為國家以安之為終始也不安而欲均之不亦難乎由均至于安則在

內者無患矣然遠人猶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此舜敷文德以格有苗太王施文德以治四國者也冉求之相季氏不如此而謀動干戈以伐顓臾是患寡而不患不均患貧而不患不安也冉求曰顓臾必為子孫憂孔子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其後陽貨果囚桓子非其驗歟夫蕭之言肅也朝欲肅故其墻謂之蕭墻軍欲和故其門謂之和門古人之為門墻者豈特為蔽居處之具哉凡皆有所寓

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盛時五禮六樂掌之于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于司馬諸侯賜功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命之教然後為學此所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者也如此在上者無失政在下者無

覬覦周衰之時天子失政始于東遷諸侯始于溴梁之會不過十世五世三世也以逆理彌甚者則國勢彌蹙故也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易有之曰過旬災也意其此之謂乎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有道政出于君大夫議之而無所遂庶人聽之而無所議以權有所在分有所限也聖人王天下先

之以道德而民知修為而議有所不及次之以仁義則民知親愛而議有所不能五變而舉刑名九變而言賞罰則下知敬畏而議有所不敢雖然聖人猶為之慮也造言亂衆者有刑析言破律者有殺如此則横議息矣後世失道而民入則腹誹出則巷議于是乎有弭謗之禁燔書之令豈非猶夫壅川之流而致其潰哉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

三桓之子孫微矣

政者威福之所在禄則福而已禄去公室則政未必逮大夫政逮大夫禄去公室可知矣故四世而三桓之子孫微矣此所謂五世希不失者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直者所以正已之惡諒者所以輔已之信多聞者所以博已之知便者便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此

反于直者也善柔則能從人而已便佞則能悅人而已損友以此為最故益友先直次諒而後多聞損友先便辟次善柔而後便佞蓋直者能忠諒者能信為學之道先忠信以尊德性然後博學以道問學則取友之術亦若是而已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禮得其節則中樂得其節則和禮節則行正樂節則心

和在已者備矣在已者備然後繼之以樂人之善樂多賢友益者三樂則先節禮樂損者三樂則先樂驕樂驕非所以節禮樂非所以節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

躁瞽則失言隱則失人荀卿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慎其身與此同意孟子曰未可

與言而言以言餂之可與言而不言以不言餂之以言餂非特躁而已以不言餂非特隱而已故孔子以為愆孟子以為穿窬之盜蓋非可言之時而不言故無躁瞽之愆於可言之時而言故無隱之愆此易所謂言有序公明賈所謂時然後言也言有序故悔亡時然後言故人不厭其言非無愆者歟禮曰長者不

及毋儳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為榮而行於脉中氣為衛而行於脉外行於脉中陰也行於脉外陽也冠莫大於陰陽為陰陽所冦而無以勝之則窮人欲而天理滅豈善養生哉此君子所以有三戒也然湯之不邇聲色則無事於戒色顏淵不遷怒犯而不校則無事於戒鬬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則無事於戒得三戒蓋以中心為制

而已黃帝書曰血氣衰則內虛內虛則貪心生揚雄亦曰老則戒之在得莊周曰人之取畏者衽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由是觀之得之所戒常在於老而色之所戒非特少之時而已蓋少時尤宜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天命命我者也大人臨我者也聖言教我者也畏天

命畏天也畏大人畏人也畏聖言則天人之道存焉高宗寅畏自度畏天命也孔子見所不見畏大人也臧榮拜六經畏聖言也帝乙之慢神齊人之不敬王伊尹曰侮聖言皆小人之事也春秋之時弑君殺大夫者無國無之則不特狎大人而已秦燔詩書則不特侮聖言而已古人有言曰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壞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

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不拘於人畏於己不制於彼君子之畏小人之無畏豈特三者而已哉孔子之言舉其大者言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生而知之仁者安仁也學而知之知者利仁也困而學之畏罪者强仁也困而不學則困蒙吝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思於五行主土百物非土不生百事非思不成君子於視能思則有視遠之明於聽能思則有聽德之聰此其内達者也於色能思則即之也温於貌能思則恭而有禮此其外見者也如此則在我者脩矣然後忠以接物而不欺敬以臨事而不慢有疑則又問以辨之則可為成德矣然忿而不思難見得而不思義

則害于德故終之戒焉洪範五事先貌言而後視聽此先視聽而後貌言者洪範言用事之序此言修德之序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好學者能之故曰吾見其人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非聖人不能故曰未見其人夷齊餓于首陽之下隱居以求終身之仁行義以激百世之清故曰民到于今稱之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

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故不學詩無以言詩之所至禮亦至焉故不學禮無以立鯉之才不足以語樂故特教之以詩禮而已教之者仁也遠之者義也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命士以上則異宮以為責善則夷同宮則褻此君子所以遠子也荀卿曰君子于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道之以道而勿强其是之謂乎孔子于鯉教之以無以言又教之以正墻面而立教

之以無以言者告之以詳教之以正墻面而立者告之以約詳說而繼以約者善教之道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于其外故曰君夫人理陰德而出論正人于其内故亦曰君易其君之袂詩我以為君詩序曰人君之德禮稱女君春秋書曰小君

夫人寡小君皆以其出命正人故也易之家人于父母皆謂之嚴君則夫人謂之君宜矣蓋君于異邦曰寡君故夫人曰寡小君衰周之時自陽侯之後大饗廢夫人之禮于此猶云者蓋夫人之禮于大饗則廢于聘問不廢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時之嫡庶不明而名之不正者多矣故夫子因而正之

論語全解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全解卷九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馮國柄

論語全解卷九

宋 陳祥道 撰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其饋也以禮孔子受之禮也其來也瞯亡孔子稱其

施而往報之亦禮也孔子於衛不主彌子瑕於齊不主侍人瘠環則於魯豈主陽貨哉故諾以仕而終不仕諾以仕者言遜也終不仕者危行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天命之謂性人為之謂習性則善惡混故相近習則善惡判故相遠今夫水之為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通之為川瀆則有以利物升之為霜雪則有以害物木之為性其直則喬以折其曲則樛以屈構之以為

棟宇則為庇人之器刻之以為矛戟則為殺人之器人之性習豈異是哉書曰習與性成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荀卿曰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智生而知之者也不移而為愚下愚困而不學者也不移而為智班固曰堯舜禹稷卨欲與之為善則行鯀驩兜欲與之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

是謂上智桀紂龍逄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崇侯欲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賈誼曰上主不可引而下下主可引之而下不可引之而上與此同意然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罔念克念者習之始不移者習之成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君子學道則能仁能仁故愛人小人學道則知禮知禮故易使子游為武城宰而以道教民可謂知本矣觀其責子夏之趨末則其學道而為政務本可知矣蓋君子之於天下無所施而非道夫豈以衆寡小大而加損之哉然則割雞牛刀之説特戲之也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惟和也故善戲謔兮惟中也故不為虐

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道者君子所以處已義者君子所以趨時方其守道也雖諸侯之善辭命者有所不從其行義也雖公山佛肹之召則欲往蓋彼叛而召我者豈欲得我而與為不義哉殆亦有悔過遷善之心焉耳夫茍有悔過遷善之心而可與之為東周者其可以棄而不欲往

乎故欲往者以義行道而終不往者以道處義以義行道則不失人以道處義則不失已此所以為孔子也夫堅譬則德白辟則行德固於內而不可劘故曰磨而不磷行純於外而不可變故曰涅而不緇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與易所謂常雜而不厭同意磷與考工記所謂敝而不甐之甐同意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

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孔子言為仁則曰恭寛信敏惠而不及公言為政則曰寛信敏公而不及恭惠葢公者王道之端而非子張之所及恭惠者仁體之末而非為政之所先也於為政曰信則民任焉於為仁曰信則人任焉夫恭者為仁之始使人者為仁之效故始之以恭終之以使人孔子論子産之道始之以其行已也恭終之以其使民也義與此同意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仁知信德性也直勇剛德行也好仁不好學則施而不能返故愚若墨翟是也好知不好學則動而不能靜故蕩若儀秦是也好信不好學則復言以害仁故賊若尾生是也好直不好學則訐而不能容故絞若證父者是也好勇不好學則暴而不怯若賁育是也好剛不好學則强而不知節故狂若陽處父是也子路嘗曰南山有竹不扶自直何學之有其使子羔為費宰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由是觀之則子路之

不好學可知矣故孔子告之如此仁智信五德之序也直剛勇三德之序也剛德之偏故在勇下然言五德不及禮義言三德不及柔者禮義之於仁智信勇則履之宜之而已柔非所以告子路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可以興可以觀窮理也可以羣可以怨盡性也學至於盡性則邇可以事父遠可以事君若多識鳥獸

草木之名則學詩之所成終始也蓋學詩則知言故可以興知言則有節於内故可以觀有節於内則知所避就故可以羣知所避就則出怒不怒可以怨則人道盡矣故以之事父則孝以之事君則敬此所以成孝敬厚人倫者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乾坤易之門周南召南詩之始學易始於乾坤學詩

始於周名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書云不學牆面又不特不學詩已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主於中而不在物樂主於和而不在聲故孟子以節文仁義為禮之實樂仁義為樂之實禮記以中正無邪為禮之質莊敬恭順為禮之制論倫無患為樂之情欣喜歡愛為樂之官如叔齊以守國行政無失其民為禮魏絳以殿萬邦來遠人為樂然則聲之與

文豈與其間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

之愚也詐而已矣

人之身陰陽節通則平偏倚則疾性之疾猶身之疾故凡性之失其平者皆謂之疾易言我仇有疾損其疾詩言庶人之愚亦職惟疾孔子言民有三疾孟子言寡人有疾是也古之狂也肆意以進取而已今之狂則蕩而無所守古之矜也廉隅以自持而已今之矜則忿戾而有所爭古之愚也質直無為而已今之愚則詐而有所欺孔子之門若曾晳琴張其志嘐嘐

然可謂狂矣子貢正衣冠齊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可謂矜矣子羔則可謂愚矣然狂不至於蕩矜不至於忿戾愚不至於詐故皆可以遊聖人之門而聖人所以未嘗不與之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紫亂正色鄭亂正聲利口亂正言故孔子惡之傳曰

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所驅除云爾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其斯以為孔子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戸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不屑之教不與焉蓋五者之教教之教也不屑之教不教之教也孔子之於孺悲如是非教之教也不教之教而已然則君子之教者不為多術乎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壊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以出之所以為其痛極也由是而殺焉故有期月有九月有五月有三月是喪因隆以有殺非因殺而有隆焉禮記荀卿皆曰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其説誤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

人之性勞則易以善佚則易以淫故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蓋博弈非所以待君子亦以為特賢乎無所用心而已或以為待君子者誤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勇非義不立義非勇不行則勇以義為主義以勇為

輔此義所以為上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若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是也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盗若荆軻專諸是也子路能勇不能怯孔子於其喜浮海則曰無所取材於其聞斯行諸則曰有父兄在於其行三軍則曰暴虎憑河吾不與也於其問强則曰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則其問勇而對之以義宜矣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為勇葢以此也言義以為質又言義

以為上者義為質則禮文義為上則勇下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傳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所以惡稱人之惡者也孟子曰不得而非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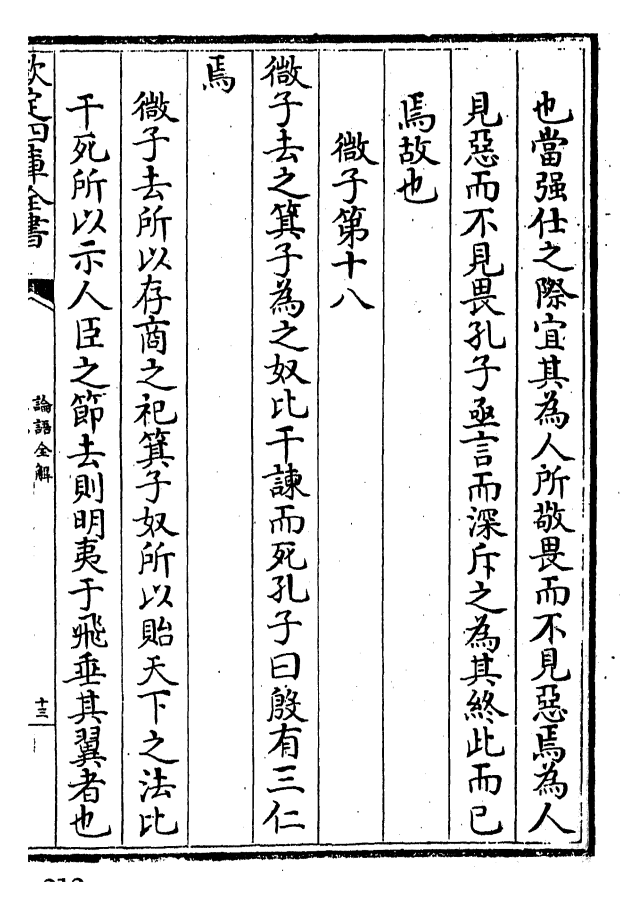
非也揚子賊義近鄉訕此所以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也孔子曰勇而無禮則亂州吁勇而無禮衛風刺之此所以惡勇而無禮者也蓋稱人之惡則不仁居下流而訕上勇而無禮則不義果敢而窒則不知四者以稱人之惡為先以子貢不能匿人之過故也子貢曰賜惡徼以為智者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蓋察伺者似智不遜者似勇訐者似直三者似是而非故子貢惡之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

貢不足於仁而有所惡者苟有所惡而已語之以能惡則未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小人不知禮義者也不知禮故近之則不孫不知義故遠之則怨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年彌高德彌劭君子之所善也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則年彌高德彌消可知矣四十者强仕之年



也當强仕之際宜其為人所敬畏而不見惡焉為人見惡而不見畏孔子亟言而深斥之為其終此而已焉故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去所以存商之祀箕子奴所以貽天下之法比干死所以示人臣之節去則明夷于飛垂其翼者也

利而不正死則過涉滅頂者也正而不利奴則內難而能正其志者也利而且正三者之所趍雖殊然去者仁之清奴者仁之和死者仁之任皆其自靖以趨於仁而已此所以均謂之仁蓋微子去然後箕子奴箕子奴然後比干死事辭之序也武王克商然後釋箕子之囚則箕子未嘗去商而史以箕子避紂於朝鮮誤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黜而不去者葢柳下惠以止為事者也孟子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則柳下惠不以退為事也又曰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則柳下惠不以進為事也以其在於進退之間援而止之而止豈非所謂以止為事者哉柳下惠繼伯夷者也伯夷繼伊尹者也繼柳下惠者孔子然後言孔子之去就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子於齊景公有際可之仕至於景公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然後行去他國之道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子於季桓子有行可之仕及齊人歸女樂而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然後行去父母國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柳下惠則不屑去者也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則不屑就者也孔子去齊去魯則非不屑去以為斯人之徒則非不屑就接輿知孔子有鳳之德不知孔子所謂隱者不易乎世也桀溺知天下之滔滔而不知滔滔者可以與易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

非其時爲德之衰所謂非伏其身而弗見非閉其言而弗出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而已接輿欲孔子止而以謂當今之世欲從其政則其身必危揚子曰接輿之歌鳳也欲去而恐罹害也葢接輿遊方之外者也故其行雖與孔子異而孔子亦未嘗不欲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

蓋非其周流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長沮桀溺所謂固矣孔子疾固者也惟天下無道則

孔子與易之以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誤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遯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子之言曰吾亦人耳若非與人為徒則誰與乎彼非我以天下皆無道誰以易之葢不知惟其無道故吾思有以易之若其有道也吾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

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道雖不行不可無仕不仕者無義而已夫長幼之節不及君臣之義一身之潔不若大倫之不亂荷蓧知長幼之節而不知君臣之義知潔其身而不知大倫豈所謂知務者哉蓋仕而行其義則在已而不仕於

無義則在時在時在已則亦隠而已非逸民也至于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然後可以謂之逸民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伯夷叔齊則清而不和故内不降其志外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則和而不清故内則降其志外則辱其

身然志雖降而言不失其倫身雖辱而行不役其慮

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嫌於言不中倫行不中慮

降志辱身則嫌其不能如此故特曰言中倫行中慮

而已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虞仲夷逸隱居則身中清放言則廢中權中清則汚

俗不能染中權則反經以合道蓋倫有經權有常變

以中權為放言倫非放言矣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不可者也柳下惠少連可者也孔子集七人之大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於其義之所去則無可於其義之所在則無不可故曰我則異於是不言朱張者荀卿以子弓與孔子同於行蓋子弓則子張是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古者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記此者以明樂工之賤亦知去就之義若夫君子知進退之義則不盡於此矣雖然猶異於長沮桀溺之徒專以隱為事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施者易也荀卿曰充虚之相施易是也君子不以人之親易己之親易己之親則於親無去就之義於親

無去就之義則事君有之矣君子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則臣其可以使君怨其不為用乎故舊無大故不棄則君無大故而可以去之乎君無求備於一人則臣其可以求備於君乎凡此欲自盡其恕以循理進退故也紀周公之言所以成微子之義工師之賤有去就之義故前此而言之八士則事人而已未必能盡去就之義故後此言之則周公所以謂魯公者不過不施其親至于無求備於一人而已荀卿則以

為周公曰吾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後世因為飰而吐哺沐而握髮之說殆不然矣成周之時士之所以為士者有德行道藝以自重非若六國縱横之士汲汲於伸身以干澤也周公之所以為周公者有道法以御世非若孟嘗春申之僕僕於禮士以干譽也國語曰文王詢於八虞而說之者以為八士

論語全解卷九

論語全解卷十

宋　陳祥道　撰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孔子論成人則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子張論士則曰見危致命見得思義者授命授君之命而不廢致命則致君之命以死制而已此成人所以與士異也

得則在己利則不必在己見得思義則非見得而忘其形者也見利思義則非見利而忘其真者也成人於不以在己者則能思之士則能思其在己者而已或先見利思義而後見危授命或先見危致命而後見得思義蓋成人以成己者為先士以事君者為先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德有體故可執道無體故信之而已弘則張而大之也篤則行而至之也執德弘信道篤有之則為盈亡

之則為虛此能為有為亡者也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有之不為益亡之不為損其能為有為亡哉傳曰彼有人焉能為有者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能為亡者也若周亞夫之得劇孟世祖之得吳漢隱若一敵國是亦能為有者也蕭何之亡漢高以為失左右手是亦能為亡者也然此特可以為有為亡而已與夫執德弘信道篤者有間矣然於德言弘而有所謂篤易曰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是也於道言篤而有

所謂弘孔子曰人能弘道是也凡言道德先道而後德出道之序也先德而後道入道之序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雖互童原壤孔子所不拒此所謂可者與之其交也不以道其接也不以禮雖

滕更儲子孟子所不答此所謂不可者拒之也可者與之則不失人不可者拒之則不失已不失人仁也不失已義也子夏所云者盡之矣子張則以賢不賢異之非知所謂道與禮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逺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莊子曰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蓋有所長有所用則可觀不該不徧

則致逺恐泥此所以謂之小道也君子為其大者而小者從之小人為其小者則大者斯害已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日知其所亡知新也猶之智及之者也月無忘其所能温故也猶之仁能守之者也孔子以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子夏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為好學者温故然後知新則其所以已知者多而其所未知者少故可以為師知新然後温故則其所已知者

少而其所未知者多故可謂好學而已古之人其勤有至於愛日其極有至於競辰故學者有三餘之勤而女工有一月四十五日之說則夫日不知其所亡月而忘其所能者安在其為好學者哉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則其愛日也至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以知之而不能篤志以有之所知者必失切問以辯之而不能近思以精之則所辯者必惑博學切

問則質諸外所以窮理篤志近思則資諸内所以盡性此仁行所以在其中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而終之以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而終之以篤行之葢學而至於行則可以得仁學而至於思則有得仁之道而已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百工事事者也然不居肆不足以成其事君子事道者也然不

務學不足以致其道時之人知事事而不知事道知事事者必居肆而不知事道者必務學子夏所以告之子夏以工之居肆譬務學孔子以工之事雖成而未必善務學而不取友則其致道也孰正之哉子夏之言姑以明學之大致而已莊子曰道不可致今此言學以致其道蓋不可致則在道而所以自致之則在人莊子亦曰致道者忘心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君子作德其過也以人知之為幸故不文小人作偽其過也以人不知為幸故必文周公之於管蔡其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不文也冉求之於顓臾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必文也古之制字者以口文過為吝蓋吝則不改改則不吝吝則小人不吝則君子司馬遷曰君子之過謝以質小人之過謝以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動容貌斯遠暴慢故望之儼然正顏色斯近信故即

之也温出辭氣斯遠鄙倍故聽其言也厲葢望之儼
然則疑於不厲及聽其言則厲儼然而温温變而厲
此所以謂之變孔子威而不猛望之儼然者也温而
厲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者也小人則貌輕而不嚴
色厲而不温言佞而不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
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著於民然後勞之而不辭信著於君然後諫之而

不疑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信而後勞其民者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信而後諫者也易晉之六三曰衆允悔亡志上行也革之九四改命之吉信志也蓋衆不允不可以有民志不信不可以改命信若晉之六三革之九四然後可以無厲已謗已之悔矣魏永之於龍門下車而廣公室此未信而勞民者也杜根之於鄧后未值其說而見誅此未信而諫者也孔子謂顏回曰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

彊以仁義繩墨之言暴人之前是以惡有其美也揚子曰未信而分疑幾矣哉則未信者其可以諫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中德也小德庸德也中則以大常為體故不踰閑庸則以小變為用故出入可也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此大德不踰閑者也易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小德出入可也禮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蓋敦化則立本而有常川流則應物

而有變與此同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之門人其事則止於洒掃其言則止於應對其容則止於進退教之以漸也子游譏之責之以頓也君子之教人漸而不頓孰當先傳孰可後倦譬之草木

其始種之與移而植之不可以同區其大小不同故也列子曰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見輿薪未足為善視然非輿薪之見不足以致其明聞撞鐘未足為善聽然非撞鐘之聞不足以致其聽洒掃應對進退未足為善學然非洒掃應對進退不足以致其本此學記所謂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也然則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若夫有始以致其本有卒以致其末者惟聖人而已子夏以有始有卒為聖人則以

致其本者為難能此其所以為子夏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而優則日有餘故學學而優則道有餘故仕君子學以為已仕以為人為已不忘乎為人故不以學廢仕為人不忘乎為已故不以仕廢學非念終始典于學者孰與此哉然則不學而仕則是未能操刀而製錦者也仕而不學則是得人爵而棄天爵者也學而不仕則是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學而仕則仁仕而

學則智惟君子為能盡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致乎哀則不忘親致哀而止則不滅性不忘親仁也不滅性禮也孝子之事如此而已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而弁人之為孺子泣不亦過哉禮曰毀不危身又曰而難為繼又曰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堂堂乎張也能莊敬故也難與並為仁矣不能同故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非中道是難能也其為孝亦在去取之域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先王之於民有九兩以繫之本俗以聯之大比以比之荒政以聚之則民附於上而不離安於下而不散及其有罪然後治之以刑不足恤也衰周之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曾子謂陽膚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罪在上不盡在民也蓋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商人羣飲周公戒康叔以勿殺魯有父子訟孔子為司寇而舍焉以此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過過於厚如日月之食而皆見故以人知之為幸小人之過過於薄雖必文而難解故必以人不知之為幸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聖人之道無所不在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咸其自取者然也孔子於老聃萇弘師襄郯子之徒有一善之可宗一言之可法者皆從而師之則亦何常師之有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謂也蓋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資諸已者

也孔子之無常師資諸人者也資諸已材也資諸人取材者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下士不笑不足以為道武叔不毀不足以為仲尼宮牆言其深日月言其明天言其高方武叔之不賢仲

尼則譬之以宫牆以言其深而不可知也及武叔之毁仲尼則譬之以日月以言其明而不可知也陳子禽之仰仲尼則譬之天以言其高而不可及也其言各有所當爾揚子曰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辭而精之廓如也然宫牆則不離乎器天與日月則不離乎象孔子之道不特乎此子貢之言亦其粗者而已矣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

及也立之者政也道之者教也有政以立之有道以教之然後綏之以德莫不來動之以樂莫不和生則天下歌之故榮死則天下哭之故哀堯之治天下其効至於黎民於變時雍其死至於百姓如喪考妣不過如此蓋其有為也立然後道道然後綏綏然後動其有為之之效也立然後行行然後來來然後和治至於和則樂矣所謂成於樂者此也孔子嘗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蓋用此道而已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數在天歷在人非數無以作歷非歷無以紀數天之歷數則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也是數也變化待之以成鬼神待之以行萬物所聽之命則命於此而已萬物所由之道則道於此而已然則帝王之興豈特

人事哉故曰天之歷數在爾躬然以命廢義則蔽於天以義廢命則蔽於人天事數在爾躬以其有命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然則不能允執厥中至於四海困窮則於内不足以備百福而於外不足以宜民人天禄其有不終乎蓋允執厥中所以教之也四海困窮所以戒之也書言天之歷數繼之以人心道心然後至於允執厥中又繼之以言謀君民之事然後至於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此則畧之者反說約故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人君之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故以恩言之謂之天子以義言之謂之帝臣有罪不敢赦所謂不敢不政也帝臣不蔽所謂罪大而不可掩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謂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已也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桀紂

罪人其亡也忽焉聖人所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蓋以此歟書之多方曰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此又罪人不罪已者蓋教告已備而有不用降爾命者乃其自速之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書曰大賚于四海而萬姓説服註曰賚予也言所以欽予善人也蓋方用兵之時使智勇使貪使愚而小人皆在所用及其開國承家則不善之小人不以禄富之矣故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漢髙祖之用人下至於彭盧韓英鷟繒屠狗輕滑之徒莫不裂土而封之終以貫亂是知開國承家而不知小人勿用也光武之興監前事之違雖冦鄧之髙勲弇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是知小人勿

用而不知開國承家也知開國承家與小人勿用惟武王盡之矣周親自紂言之也仁人自周言之也紂之無道微子去之周之有道微子歸之是紂雖有周之親不如周有仁人也周官八柄廢以馭其罪誅以馭其過易言赦過宥罪則罪重於過矣於商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於周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則周之責已尤重也可欲之謂善盡人之道之謂仁則善人於仁為不足仁人於善為有餘言善人又言仁人則

賫而富之者不必皆仁人周親不特不如善人而已於湯言伐桀之事而不言善人與仁人以周見之也於周言善人言仁人而不言伐紂之事以湯見之也由是觀之湯之建中周之用皇極非不允執厥中而不言之者以舜禹見之也夫君人者其自任則以執中與罪已其所以輔之者又有善人與仁人則治之本立矣然不知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四方之政未必行不知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則天下之心未必

歸故又繼之以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
世舉逸民也蓋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權量者法度之所出法度者百官之所守謹權量審
法度則法有所明而四方無異制修廢官則法有所
行而四方無廢事權衡度量其度量衡所以同天下
齊風俗又曰同律度量衡權所以齊遠近立民信故
舜則同律度量衡禹則關石和鈞周官內宰出其度
量司事掌其度量合方氏於度量則一之行人於度

量則同之故量之銘曰嘉量既成以正四國然則權量之於政其可以不謹乎夫國不可滅而滅者天下莫不望其興世不可絶而絶者天下莫不望其繼逸民不可遺而遺者天下莫不望其舉今也因天下之望興之而不廢繼之而不絶舉之而不遺此天下之民所以歸心也衰周之時若齊之四量陳氏三量則權量之不謹可知矣詩之蕩刺無綱紀文章則法度之不審可知矣大東刺南箕北斗長庚啓明皆

有名而無實則官之廢者可知矣春秋譏滅國五十二則滅國之不興可知詩之裳華刺絶功臣之世則絶世之不繼可知隰桑刺君子在野則逸民之不舉可知故孔子言帝王之政而尤詳於此也蓋行政設官有方故以四方言之施德立賢無方故以天下言之夫天下固有常重為天下者固有常德民食喪祭者常重也寛信敏公者常德也書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蓋非民無以守邦非食無以養人非喪無以送

終非祭無以追遠故先王重之也書曰御衆以寛又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春秋傳曰上德以寛服人此所謂寛則得衆也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蓋疑而不信則百姓惑而不任信而不疑則百姓任而不惑此所謂信則民任也家語曰夫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易曰有攸往夙吉春秋傳曰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此所謂敏則有功也書曰有以公滅私民其允懐傳曰出言而天下服公之謂也季羔公以行而刖

者説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而無怨言公則説之謂也以季羔管仲之公而致人之説猶然况不為季羔管仲者乎寛敏信公四者政之所以成終始也由堯至周揖讓征誅雖或不同其為政之道不過以此而已故論語以詳記之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

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惠而不費所謂有孚惠心者也勞而不怨所謂佚道

使民者也衆寡在人小大在事惠而不費仁也成仁在乎愛愛則雖欲而不貪勞而不怨義也成義在乎敬敬則雖泰而不驕蓋仁義之施在民而成仁義在已故言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則繼之以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也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德行也威而不猛威儀也德行本也威儀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故言欲而不貪泰而不驕而終之以威而不猛也家語荀卿皆曰慢令謹誅賊也斂無時暴也不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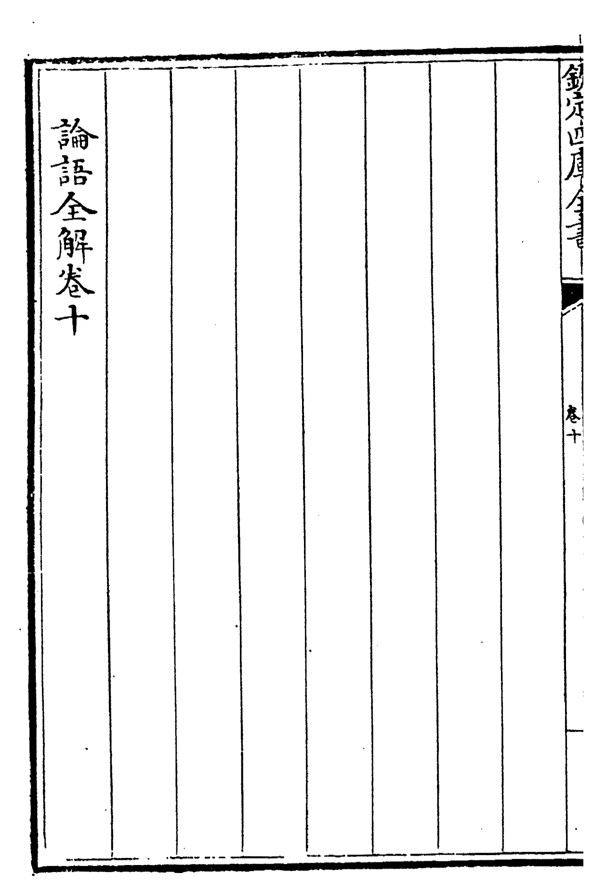
而責成虐也言暴虐與此不同者蓋對季康子而其指異也春秋傳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然則人君而為有司之事則上與下同德矣故曰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矣非聖不可以為君非賢不可以為臣乾則君道也坤則臣道也易以坤為吝嗇而制字者以賢從臤則出納之吝在人臣則為善在人君則為惡猶之屯膏在小人者則吉在

大人者則凶也聖人之法言其事足以盡其實故言之
謂詩曰是謂伐德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也其事
不足以盡其實則言謂之而已詩曰謂之尹吉易曰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也論語是謂棄之又
言謂之虐謂之暴謂之有司其意亦若是也夫言尊
則有卑言屏則有存五美不特可存而已故言尊四
惡不特卑之而已故言屏此即事之証也若夫即道
觀之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知言將以窮理知禮將以盡性知命將以至命故不知詖淫邪遁之辭則無以知其人之蔽陷離窮不知慙枝寡多游屈之辭則無以知其人之叛疑吉躁誣善失守故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慎而無禮則葸故曰不知禮無以立君子畏天命居易以俟之小人不知天命行險以徼幸故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學而先時習之說繼以朋來之樂而終於知言之君子此先知命繼以知禮而終於知言則習而知言者學之所成終始者也明夫學之所以終始則孔子可以無言故論語終也



論語全解卷十